

终极游戏已经开始，我们的未来尚未书写。

我们的未来就是你们的未来，要发生的终将发生。



终极游戏 I

使命召唤

ENDGAME: THE CALLING

〔美〕詹姆斯·弗雷·尼尔斯·约翰逊-谢尔顿 著 陈以侃 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终极游戏 I

使命召唤

ENDGAME: THE CALLING

〔美〕詹姆斯·弗雷 尼尔斯·约翰逊-谢尔顿 著 陈以侃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终极游戏. 1, 使命召唤 / (美) 弗雷, (美) 约翰逊-谢尔顿著; 陈以侃译.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500-1416-9

I. ①终… II. ①弗… ②约… ③陈… III. ①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3327 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125

ENDGAME:THE CALLING by James Frey and Nils Johnson-Shelton
Copyright © 2014 by Third Floor Fun,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终极游戏 1: 使命召唤

[美] 詹姆斯·弗雷 尼尔斯·约翰逊-谢尔顿 著 陈以侃 译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特约策划 张玉贞

封面设计 赵 瑾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9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3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416-9

定 价 4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25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张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书中内容大部分是虚构，但其中很多信息却是真实的。终极游戏是真的。它即将到来。

此书是个谜题。

在其字里行间有众多线索，指向藏在地球某处的一把钥匙。

破译，读解，阐释。

检索和搜寻。

如果你第一个找到那把钥匙，把它送回到正确的归宿，你得到的奖赏会是

黄金^①。

成堆的远古黄金^②。

\$\$\$ Εκατοντάδες χιλιάδες δολάρια του χρυσού. \$.^③

① <http://tinyurl.com/ko9f5ql>

② <http://tinyurl.com/lmgens>

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WPswwPN6Ws>

一切。从古至今。每一个词、名字、数字、地点、距离、色彩和时间，每一页上的每一个字，一切，永远。此时这样说，曾经这样说，以后也会这样说。一切。

'El^① 12 12 12^②

① <http://tinyurl.com/4nci3nt>

② <http://mashable.com/2012/04/26/google-maps-weird-sightings/>

终极游戏已经开始，我们的未来尚未书写。我们的未来就是你们的未来，要发生的终将发生。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版本，解释我们是如何到这里的。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是外星人的光束把我们发射出来，是闪电分解出了人，还是有隧道将我们传送至此？归根结底，如何来的并不重要。现在，这个星球，这个世界，这个被我们称之为“地球”的地方，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来到这里，一直栖居到此刻。你，我，我们，整个人类，都是这样。你所认定的万物起源并不重要，但终点不一样，终点很重要。

这就是终极游戏。

人数：12。我们的身体是年轻的，但我们拥有古老的血脉。几千年之前，我们就被选中，一路传承下来。每一天，我们都在准备。一旦游戏开启，我们就要思考，就要解密，就要行动，就要杀人。我们中的有些人准备不足，他们会死得更快。从这个角度来说，终极游戏是简单的。它不简单的地方在于，我们中哪个人死了，会有无数人跟着殉葬。你逃不过“事件”，以及“事件”之后将要发生的事。你只是那不知情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你只是个无辜的旁观者。输赢和吉凶，都由不得你。你是观众，但上演的剧目会决定你的命运。

我们是选手。你的选手。我们必须比拼。13岁以上、20岁以下是入选的条件，规则向来就是如此。我们没有超能力，我们不能飞，无法点石成金，我们的伤口不会自己愈合。我们对死亡没有豁免权。我们是人，终有一死。我们将继承这个星球，我们必须解开救赎的终极谜题，我们中至少有一个人要做到，否则所有人都会毙命。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能代表一切：力量、闪亮、冷酷、忠诚、智慧、愚蠢、丑陋、淫荡、自私、善变、美丽、心机、懒惰、活力和软弱。

我们就是善与恶。

和你一样。

和所有人一样。

但我们又不是一起的。我们之间没有友谊。我们不会互相打电话，不会给彼此发短信。我们不会在网上聊天，或者约在咖啡馆见面。我们被分隔，散落在世界各地。从出生起，我们就被培养和训练成机警和聪慧的人，要狡猾得让人捉摸不透，要冷酷得从不心慈手软。为了找到终极谜题的答案，我们不会有任何顾虑。我们不能失败，因为失败的结果就是死。失败意味着终结，一切的终结。

活力胜过力量？愚蠢压倒善良？愚蠢阻碍美丽？

胜利者是善？是恶？想知道结果只有一个办法。

比拼。

活下来。

应对挑战。

未来尚未书写，我们的未来就是你们的未来，要发生的终将发生。

所以，听好了。

关注。

欢呼。

期待。

祈祷。

如果你相信祈祷的力量，那就用心祈祷吧。

我们是选手。你的选手。我们为你而比拼。

参与进来。

地球上的人们。

终极游戏已经开始。

马科斯·洛克西亚斯·梅加洛斯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圣马哈茂德-胡达伊区，哈菲兹-阿里帕萨街

马科斯·洛克西亚斯·梅加洛斯觉得无聊。他已经不记得从何时起就觉得如此无聊了。学校没意思，姑娘没意思，足球没意思，特别是他的球队——他最喜欢的费内巴切——正在输球的时候，尤其没意思。现在费内巴切正落后于马尼萨体育队。

在他没怎么装修的狭小房间中，马科斯带着不屑朝电视笑了笑。他没精打采地坐在一个豪华的黑色皮椅中，每次起身椅皮都会粘住他的皮肤。现在是晚上，但马科斯一直关着灯。窗户倒开着。热浪涌进来，好似鬼魂正压着他，而此时，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声音——悠长低沉的船鸣、浮标的铃声——在伊斯坦布尔上空呜咽着，或叮当作响。

马科斯穿着宽松的黑色健身短裤，上半身裸着。二十四根肋骨隔着黝黑的皮肤数得出来。手臂粗壮、坚硬。呼吸平畅。腹部不带赘肉。头发是黑的，贴头皮削得很短，眼珠是绿的。鼻尖淌下一颗汗珠。整个伊斯坦布尔今晚都像被炖在锅中，马科斯的感受也跟大家一样。

他腿上摊开着一本古老的书，皮革装帧。纸页上的字是希腊文。打开的那一页上，横着一张纸片，马科斯在上面用英文手写：“我宣告，我从宽广的克里特因自己的身世而来，我是富人之子。”^①这本古书他读过很多遍了。故事中有战争，有探险，有背叛，有爱，有死亡。他读的时候嘴角常带着笑容。

马科斯渴望也有一段自己的旅程，逃离这个平庸城市中压抑的溽热，为此他什么都愿意去做。他幻想着无尽海面在他面前铺展开来，肌肤上海风清凉，敌人和历险就远远排开在地平线处。

① 语出荷马《奥德赛》。此句是奥德修斯回到故里，满面尘垢，家仆不识，于是奥德修斯便乘酒兴编造自己的身世。

马科斯叹了口气，手指放到纸片上。另一只手里是有九千年历史的匕首，于科诺索斯^①的炉火中由一整块青铜打造而成。他左手握刀从身前移过来，把刀搁到右手小臂上。他将刀刃摁入肌肤之中，但也适可而止。他知道这把匕首的极限在哪里。自从能握住这把匕首开始，他就用它来练习。六岁之后，他睡觉时枕头下就一直压着这把匕首。马科斯用它杀过鸡，杀过老鼠，杀过猫狗，杀过马、老鹰、羊羔。

用它，马科斯杀过十一个人。

他现在 16 岁，正是参加终极游戏的最好年纪。到 20 岁的时候，他就没有资格了。他想要比拼。失去资格，他宁愿去死。

但是他不会有比拼的机会的，概率小到几乎为零，他心里知道。他不是奥德修斯，战争是永远不会找上马科斯的。辉煌的旅程都是空想。

他的血脉已经等了九千年了。这把匕首完成之时就已经开始。在马科斯看来，他这一脉会再等上九千年。那时，马科斯早成云烟，他的这本书也肯定是碎屑了。

所以说，马科斯觉得无聊。

电视上，观众欢呼起来，马科斯本来低头看着匕首，这时抬起头来。费内巴切门将沿右侧边线解围，皮球划出彩虹般的弧线，找到一个高大中场球员的头顶。球往前弹起，越过防线，落在马尼萨体育队门将身前，离最后两位球员不远。他们奔向足球，前锋抢先一步，球门只在 20 米开外，他已摆脱防守，成单刀之势。门将严阵以待。

马科斯凑近电视。此时比赛时间已到了 75 分 22 秒。费内巴切尚未得分，如果能如此戏剧化地首开纪录，至少能挣得不少颜面。那本古书滑落到地板上。那张纸片飘离书页，飞到空中，如同落叶。观众们开始站起身来。突然，天空亮了起来，就好像那些天神们正要降临，来助他们一臂之力。门将退了几步。前锋略作调整，一脚打门，足球砰的一声向前飞去。

足球重重窜进网底，整个体育场放射出光芒，观众呼喊起来，一开始是因为进球而狂喜，接着却是因为恐惧和困惑——这种恐惧和困惑来得是何等强烈、真实和深刻啊。一个火球在球场中央的上空爆炸，横扫球场，瞬间抹去费内巴切的整条防线，在远端巨型看台轰出一个大洞。

马科斯睁大了双眼。他正在目睹的，完全就是场屠杀，其凶残程度跟

^① 克里特岛的著名遗迹，青铜器时代的古城。

那些美国灾难片不相上下。半个体育场，成千上万的人们，有的已经没了性命，有的正被点燃，正被焚烧着。

我从没见过比这更加美好的场景了，马科斯心想。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眉毛上的汗液直往外涌。屋子外面，人们正在呼叫、尖声嘶吼。楼下的咖啡馆里，一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连接马尔马拉海与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之畔，警铃响彻古城。

电视上，整个体育场已沐浴在火海之中。球员、警察、观众、教练，身上带着火焰来回乱奔，好像着了魔的火柴。解说员还在求援，向上帝祈祷，因为他们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那些还没死的，或者即将殒命的人，为了逃命，互相踩踏。又发生了一次爆炸，屏幕暗了。

马科斯的心脏像是要蹦出胸腔，他的大脑已经热得像那个球场。他的腹中突然满是石块和酸液。他的手掌又热又潮。他低头，看到古老的刀锋已被他扎进右手小臂，鲜血汨汨从手掌淌下，滴在椅子上，滴在书本上。书是毁了，但没有关系，他已经不再需要它了。从此刻起，马科斯会踏上属于他的漫长的奥德赛之旅。他又看了一眼已经漆黑的电视屏幕，试图回想起那个焚烧的体育场。他知道在那片废墟之中，有什么东西正在等着他。马科斯必须找到它。

那独一无二的东西。

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血脉。

他笑了起来。马科斯修行了一辈子，就等着这一刻。当他不在修行的时候，他就会幻想“集结”的情形。在他少年的想象中，所有那些他营造的毁灭景象，跟今晚他亲眼所见的这一幕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他曾渴望，曾等待，也已经做好准备。他不再觉得无聊了，直到他获得胜利，或者在死亡之前，他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

他想要的已经来了。

他很明白这一点。

他想要的已经来了。

冻结世界。让沉没的重新浮现。^①

^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XoA-94_c6k

武田千代子

日本，冲绳，那霸，无穷街 22B

小锡镗铃响了三次，武田千代子醒了。她的头懒洋洋地倒向一边。电子钟上显示的时间是 5:24。她心里特别记了一下。这些数字都是有分量的数字了。很重要。她猜想这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对他们来说，像 11:03、9:11、7:07 这些数字也都是有意义的。千代子一直到死，这几个数字——5:24——都会出现在她眼前，这些数字在她剩余的人生中都会有分量，都会有重大意义。

千代子转过身，背对着放电子钟的床头柜，注视着黑暗。她赤身裸体躺在床单上。她舔了舔自己薄薄的嘴唇，仔细观察房顶上的阴影，好像它们会突然显现某种启示似的。

那铃声不该响的，至少对她来说是如此。

活到现在，别人一直在跟她讲终极游戏，讲她古怪荒唐的家世。

铃声响起之前，她 17 岁，是个在家上学、融不进社会的孩子，是技术精湛的水手和导航员，是个能干的园丁，是个灵巧的登山者。她对符号、语言、文字也很在行，在这方面几乎是专业的解读者。她是个能使用短武士刀、捕绳、飞镖的杀手。可现在铃响了，她觉得自己已经 100 岁、1000 岁、10000 岁了，而且每一秒都在变老。多少个世纪的重负压在她身上。

千代子闭上眼睛。黑暗又回来了。她想去一个别的什么地方。一个洞穴。水下。地球上最古老的森林。可她就在这里，她必须习惯。很快一切都会被黑暗笼罩，到时每个人都会明白了。她必须掌控它，和它亲近，爱上它。她准备了 17 年，已经准备好了，虽然她从来没有渴望过，也从来没有期待过。黑暗。这种黑暗会像一种体贴的沉默，但这对于千代子来说就不难了，沉默本来就是她的一部分。

因为她听得到，但她从来不曾说过话。

窗开着，她望出去，吸了口气。昨晚下了雨，她能觉察到自己鼻子、

喉咙、胸腔里的湿润。空气很好闻。

她房间的移门处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千代子从她的西式床上坐起来，她幼小的背脊对着门。她跺了两次脚，意思是“进来”。

木头在木头上划过的声音响起。移门停住，沉寂了一下。有微弱的拖着脚步进门的声音。

“我摇铃了。”她叔叔说，鞠躬时头点得很低。对于这个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最高等级的敬意，同时也是规矩和守则。“我没有办法，”他说，“他们来了。他们都来了。”

千代子点头。

他还是没有将头抬起来。“我很抱歉，”他说，“时候到了。”

千代子无节奏地踏了五次。行。一杯水。

“好的，我疏忽了。”她叔叔后退着从门外静悄悄走了。

千代子站起来，又闻了闻空气的味道，朝窗口走去。城市灯火投来淡淡的光芒，将她笼住。那霸就在下方。那儿是公园，医院，港口。那边是海，黑暗、宽广、平静。微风拂来。棕榈树在她窗下窃窃私语。低低的灰色云朵开始亮起来，好比有宇宙飞船正要降落。老人肯定都醒了，千代子想，他们起得早。他们已经在喝茶，吃着米饭和酱萝卜。桌上还会有蛋、鱼和温热的牛奶。他们中有些人对战争还有记忆。天上落下的摧毁一切的大火。同时它也让重生变得可能。接下去要发生的事情会让他们想起那些日子。是否还有重生？他们能否活下来，以及他们的未来会怎么发展，就全看千代子的了。

有一条狗疯狂地吠了起来。

天空异常明亮，云层散落，城市边缘有一个巨大的火球冲出。伴着巨大的声响，它焚烧着坠入船坞。火球点亮早晨的天空，沸腾的空气波涌来。如雨般的灰尘、石块、塑料和金属向上卷过那霸。树死了。鱼死了。孩童、梦想、幸福，都死了。幸运的人在睡梦中被抹去，不幸的是那些烧伤和从此残废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误以为是地震。

但他们会明白的。

这只是开始。

残片落向整个城市。千代子觉得她的那份东西应该马上就会来找她了。她从窗口退开一大步，一块燃烧着的块状物如鲑鱼般落在她的地板

上，榻榻米被烧出一个洞。

叔叔又来敲门。千代子跺了两下脚。进来。门其实还开着。叔叔一直低着头走到她旁边，先递给她一身简单的蓝色丝绸和服，等她穿上，然后给了她一杯非常凉的水。

她把水倒在那块东西之上。水马上就烧开了，滋滋作响，溅开，水汽还蒸腾起来，最后留下了一块表面凹凸的闪亮黑石。

她看着叔叔。叔叔也看她，眼里满是悲伤。这种悲伤里隐藏着过去那许多个世纪，那许多的人生。她微微点头，以示感谢。他试图还一个笑容。曾经的他也像她一样，等着终极游戏的开始，但他错过了，无数个像他一样的人都错过了，一个个千年倏忽而过。

但千代子没有错过。

“我感到抱歉，”他说，“既为了你，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要发生的终将发生。”

43.98007, 18.179324^①

10 |

① <http://tinyurl.com/bl4cksm1th>

莎拉·阿洛佩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布莱恩高中

校长微笑着站起来，朝底下的人群望了望。“下面我很荣幸地邀请莎拉·阿洛佩作为毕业生代表演讲！”

人群欢呼、鼓掌，有人吹起了口哨。

莎拉站了起来。她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穿着红色的长袍，毕业生代表才有的蓝色饰带横在胸前。她笑了。她一整天都在笑。笑得太多，脸疼。可她高兴。还有一个月她就 18 岁了。这个夏天她会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玻利维亚的一个考古挖掘点，她男朋友叫克里斯托弗，秋天她就要去普林斯顿读大学了。一到 20 岁，她生命的这个篇章就算翻过去了。

还有 742.43625 天，她就自由了。

她就会失去资格。

她此刻坐在第二排，前面坐着学校的管理者、“家长—教师协会”的董事们和美式足球队的教练。她跟走道就隔了没几个位子。瑞纳·司米森就坐在她旁边，从三年级开始，瑞纳就是她最好的朋友。往后数四排，坐着克里斯托弗。她偷偷瞄了他一眼。金发，“五点的阴影”^①，碧绿的眼珠。他脾气好，心胸也宽广，是这个学校最帅的男生，也是这个镇子最帅的男生。就算你找遍整个国家，或者对她来说，找遍世界，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帅的人了。

“牛人，把他们都侃晕。”克里斯托弗说，脸上都是笑意。

莎拉和克里斯托弗从七年级开始就在一起，形影不离。

克里斯托弗他们家是整个奥马哈最有钱的。他们家是如此有钱，以至于他父母觉得中断欧洲的生意飞回来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根本没必要。所以当克里斯托弗从台上走过时，莎拉一家的欢呼最为热烈。克里斯托弗本可以去私立学校的，或者跟随他父亲的脚步，去寄宿学校，但他不肯，他

^① 男士早晨剃须，到傍晚会见到冒出的胡茬，英文中，称之为“五点的阴影”。